

# 晋書

三十一之六

内閣文庫		
函	二八〇	漢
冊	二四五	晋
架	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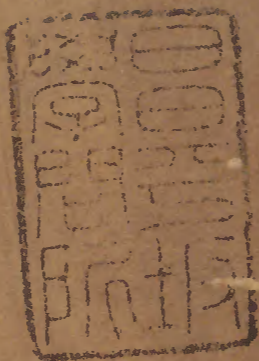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5
冊數	24 ( 6 )	
函號	280	25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晉書

三十一之六



漢書門		類	
三	四	五	六
函	架	架	架
子	西	西	西

庫文閣內		漢書	
三	四	五	六
函	架	架	架
子	西	西	西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表少府卿浚性果烈

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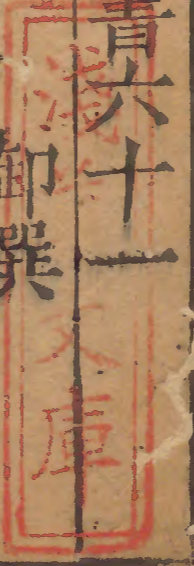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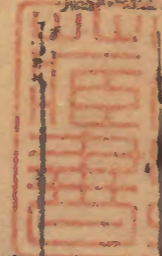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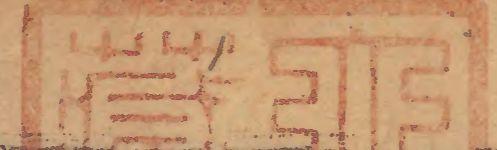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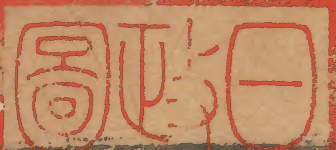
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

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

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

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

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



萬曆三年

晉書卷六十一

一

長卷三百八十三

國子監刊  
破上方別駕何暉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  
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  
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  
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  
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暉暉曰暉闇於事機而欲  
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暉果曰受詔但令  
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  
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  
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暉曰龍驤  
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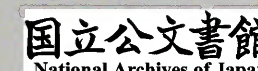
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  
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  
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暉執不聽居無何  
而濬至暉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  
暉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暉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  
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  
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  
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  
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  
暉暉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暉共行吳城壘

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讎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河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徃徃有讎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

五

宗後生稱誰為可答曰臣封父子恆稱重臣宗後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臣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  
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  
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  
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  
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巖在侍中戴邈坐褻貶朝士又詆毀邈邈  
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  
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  
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  
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巖以扇加減罪

和

除名時顛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久之  
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  
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  
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  
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甲召之輔宣王  
管仲之佐齊桓襄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  
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過已還為國蠹者

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毋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

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  
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  
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舊物此亦群才  
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  
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  
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  
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  
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  
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  
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嘆夫安危在號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  
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  
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  
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  
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  
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莘獲全王敦既  
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  
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  
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  
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

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  
等而未及顓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  
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  
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  
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  
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  
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  
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  
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



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顯息閑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閑還讓臣亡父侯爵時下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顯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顯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顯官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

陳

國子監刊  
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已所齮奮被害馥  
走得免及已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  
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  
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  
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  
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

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  
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  
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  
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  
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  
祚臣謹選精卒二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  
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  
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

匹以供大駕令王浚布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  
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  
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荀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  
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  
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稽馥擅  
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  
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  
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  
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

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  
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  
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  
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  
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  
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  
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  
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  
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徃徃  
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

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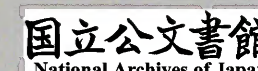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青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荀晞與晞同沒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固輔政晞參固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肅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固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為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

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安  
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從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  
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  
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  
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  
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  
賄距之曰吾不以玉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  
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  
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  
節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

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  
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恥其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  
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有晞有  
大志非純臣父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  
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收兗州經緯諸夏潘補本朝  
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  
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  
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  
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



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  
掠兗州晞出屯魚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  
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  
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  
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呂言曰司馬元超為  
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  
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  
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  
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  
宗廟之累不愍氓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

下

振赫然梟斬藩系走降奮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  
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  
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  
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  
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存食  
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  
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  
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  
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

國子監刊  
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凝白事李暉陳午等救  
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  
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之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  
郊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  
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  
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弊皇家宣力本朝雖  
蹈湯火夫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  
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  
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  
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

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  
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  
至東山部衆皆降疑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  
千人帝又密詔晞討疑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  
至奉祕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  
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  
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  
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  
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  
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

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  
賈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高前北中郎將裴憲  
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存旦夕各率  
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涓邈等劫越  
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  
居人死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  
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束喁自奉明詔  
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  
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與臣共尅大舉輒  
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

送涓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裁還國其餘逼迫宜  
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闞  
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  
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  
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剥公主  
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  
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  
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  
讀跪歎五情惶惶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



威外殘危度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  
寺前司隸校尉劉放御史中丞溫叡右將軍杜育並  
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  
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剖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  
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粵晞與帝有謀使游騎  
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嫌隙  
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  
楊瑁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  
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  
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

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  
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  
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  
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  
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  
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  
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  
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  
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關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  
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輦病諫晞曰皇晉

國子監刊  
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為國家  
除暴闢亨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  
闢亨何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  
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  
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  
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  
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  
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鯁蒙城執晞署為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  
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  
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  
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  
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  
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當以慨  
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樓情玄遠  
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  
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

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  
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  
琅琊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  
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  
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  
軍周訪率眾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始孰著作郎于寶  
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

米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茲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  
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  
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  
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  
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朱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  
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  
馮逸次于湓口訪逸破之前江州刺史一衛展不為  
軼所禮心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  
軍襲軼軼眾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  
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

嘉靖戊午年  
監生馮汝才刊

惺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惺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瞻子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傳龍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暉陳留相喬少為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稽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前王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稽紹今何所逼忌故裴家車牛家奴婢和樂老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與州刺史以范陽王虓

嘉靖戊午年

監生馮汝才

攻

卒 濟

領豫州刺史喬以熈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頴  
 川太守劉輿昵於熈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頤  
 得喬兩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  
 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熈於許昌輿弟  
 琨率衆救熈未至而熈敗熈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  
 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  
 據考城以距熈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  
 河間王頤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  
 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  
 戰日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

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  
 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  
 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  
 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  
 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  
 宗盟踈不問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庶藺區區戰國  
 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  
 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  
 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  
 寇救蒼生之倒懸及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

萬曆三年 揚王四百十六

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

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譟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越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越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

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  
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  
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  
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  
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  
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  
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  
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  
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  
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  
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若誠濯  
之必無灼爛之患未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  
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  
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  
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  
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眾潰見殺喬眾遂散與五百  
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  
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  
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未追贈司空子挺穎

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蒞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知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麤矣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成丹陽尹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  
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  
行藏道將鞠旅成名克舉人虐有聞忠勤未取

己酉六月二十二朝元

移字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暎之後也祖  
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祭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  
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嘗得鶴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  
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  
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  
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謚參管  
朝政京師人嚮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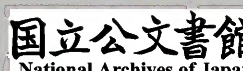
嘉靖戊午年

字

監生孔枯刊

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謚琨兄弟亦在其間彌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頗遷著作即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羣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羣為皇太子琨為羣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城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有之拜兄與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

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芝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回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



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  
壺口關臣自沙州疆自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  
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  
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  
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  
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  
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  
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  
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  
早殊俗西禦疆塲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

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  
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  
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  
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  
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剪除荆  
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  
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現撫循勞來甚  
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現密遣離  
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

之在官未暮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也。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

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其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

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現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澗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闡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葬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前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驚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

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  
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  
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  
用得聘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  
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  
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  
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  
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  
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  
謹拜表陳聞及趙允敗劉曜斬趙并琨又表曰逆胡

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  
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軹糾合二州同  
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齊六軍勅力國  
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  
曲嶠函無虞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  
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  
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  
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  
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  
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女奴謀幸盧警慮

誅  
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  
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  
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  
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討  
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  
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  
聰之謀進討則勒饗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  
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  
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  
首格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

臣無歸志屢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  
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康持節拜琨為  
司空都督并與幽二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  
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  
相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  
是遵與箕澹寺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  
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  
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  
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又在荒裔未習恩  
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

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  
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  
琨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  
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  
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  
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  
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  
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  
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存覆社稷。億兆  
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

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  
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  
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比迥邈。同契一致。萬里  
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  
啼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  
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  
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



五傳三十一  
匹碑而敗走之。群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罷。匹碑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碑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碑，匹碑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碑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收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碑所信，謂匹碑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碑遂留

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奔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碑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碑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嗟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

想與數子遊吾衰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  
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坎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  
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  
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譔譔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  
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  
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  
遠近憤歎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閻嵩與琨所署鴈  
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  
碑而韓據女為匹碑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碑於是  
執王據辟閻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碑  
殺琨匹碑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  
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  
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  
勝匹碑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  
以匹碑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  
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  
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夫竊見故

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  
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在超授首  
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鑿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  
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羸公騰以晉  
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  
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  
之士鳩集傷瘼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  
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  
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  
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

賊族

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合乘虛晉陽沮潰琨之  
毋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後州人之  
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賊黨可以不喪  
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  
澹又以為此難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  
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  
弁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獄綱維不  
舉無緣辜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  
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  
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礪使榮印期一時俱發又

匹碑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  
 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  
 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  
 碑緩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  
 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  
 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碑聞此私懷顧望留  
 停榮欲遣前蕪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  
 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碑兄春  
 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  
 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  
 碑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碑僅以身免  
 百姓謂匹碑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碑之  
 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  
 匹碑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  
 以南憑朝廷匹碑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  
 息同時奔命琨未遇害知匹碑必有禍心語臣等云  
 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  
 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  
 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碑既害琨橫加

嘉靖戊午年  
 監生陳宗堯刊

誣謗言理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現免迷踣頑凶之思  
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踣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  
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為之  
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礮之害理稱陛下  
密詔理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  
不令殊俗之豎戡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  
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  
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礮無所顧忌  
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壇敗王室  
之去也而思也凡不可忍若聖朝猶加恩惠未明大

體則不逞之人覬匹礮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此  
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  
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  
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  
唯現而已現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  
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  
下獻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  
而現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盡  
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水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  
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

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  
與現周旋按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  
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温  
焉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  
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  
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  
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  
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  
而走子群嗣

群字少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  
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  
匹礮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群依末波  
温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肉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  
愍惜如蒙錄名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  
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群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

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譙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群為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群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群悅譙等十餘人而已

與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即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萇萇與秀不協復以與為散騎侍

即齊王用輔政以與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趙范陽

旭之舉兵也以與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顓榘劉暉討熲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與迫脅范陽王旭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與兄弟音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為惡日滋輒用荀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斌王繹征東大將軍華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才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際與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與兄弟送首者封二千戶縣侯

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與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款以  
與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竟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與猶賦也。」近則誘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  
下兵薄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  
與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  
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  
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連。時稱越府有  
三才，番自大才劉與長才裴逸清才越。越誌：越播正

守皆與論也。死，愛妻荆氏有音，使延尚，未論與便。與  
之未及迎，又為大傅從事中郎。王雋所爭奪，御史中  
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與而免雋官。與乃說越遣琨鎮  
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疽卒。時年四十  
七。追贈驃騎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大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  
罷，為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  
陽平太守。自洛奔瑗，瑗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瑗  
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  
鎮廬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



同監谷別  
晉本三二  
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屠耆鞬騎救之季龍走隨耆鞬啟次被害弟胤為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胤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胤弟胤弟述與琨子群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營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未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啟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啟歸國拜騎將軍

祖述 胤納

日火字十隹范陽人也世吏二千石在州舊姓

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述少孤兄弟六人元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述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賜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述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述現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

原耳辟齊王田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多拔徒皆暴烈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以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譙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曜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賊主陳川

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舍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

國子監刊  
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  
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李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  
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  
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  
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  
米偽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  
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  
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  
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  
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  
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潁陽人逖厚待遣  
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  
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將趙固上  
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  
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謀皆  
思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  
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  
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  
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

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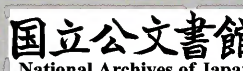
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醞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琅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輿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楚收河南

倍

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眾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逖兄納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談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固建義趙王倫收固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爰與固俱起

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省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



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  
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嘆曰非不悅予之道力不足  
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  
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群史多  
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  
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雅  
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  
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  
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  
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

與約異母已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  
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  
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  
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  
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  
則佳法也納曰未一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  
孝績三孝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  
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曷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父善  
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

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日則  
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蹠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  
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  
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  
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  
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僂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  
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二后流亡渡繁

居處之禍六戒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跣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  
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  
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玄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  
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戒心越石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登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躡  
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  
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

嘉靖戊午年

晉列傳三十一

古

監生胡邦科刊



是徵國恥奚雪

巳酉六月二十三日

杜子生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叅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為荀晞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

嘉靖戊午年

監生胡邦科刊

之布勒既破後遣人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勒勒亦以人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  
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  
於勒勒乃害人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  
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  
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  
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文遣騎入散勒  
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  
怨叛亟走其走依續勒南和令趙盾等率廣川渤海  
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  
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為石季龍  
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  
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  
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  
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  
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眾出救季龍伏騎  
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  
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

勉使奉匹碑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  
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  
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  
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  
公私今立其子是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受緝使總  
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  
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  
威遠凜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  
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

晉末饑亂奔空無所保全卿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

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憾不蒙慈恕言歸遺晉  
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  
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  
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  
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  
育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  
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  
恒分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  
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  
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僞皆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

送之不得輒害，異獲如續之流。初，李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差歎以勵群官。續被獲之後，存及坐緝等與正碑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李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正碑及其弟文鴛與坐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群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在兵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石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還，陰使人刺矩，曾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於平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眾脩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蒼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蒼部曲多為

幢

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為立屋宇翰穀  
 以給之及遷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  
 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八衆襲矩遣老弱入山  
 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  
 加矩冠軍將軍輅車憶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  
 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  
 焉會長安群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  
 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  
 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德此乃一待遣之特劉  
 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  
 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  
 羣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  
 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羣曰默是劉公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羣為聲  
 援羣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  
 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  
 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  
 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  
 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港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

潛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十三

五

監生胡邦科刊

帳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烏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

長中得認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使以振

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

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

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

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

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

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

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

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

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

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雲日甚其將斬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今二帝幽沒虜庭輒率眾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韞衛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眾少不足立功每康既貴歎及帝踐祚以為都督

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齎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

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盖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租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紂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念馥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念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一於卿臨難逃之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



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  
於曾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岷山

###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  
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以表為親晉王封  
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  
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  
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龍  
彌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  
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

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龍  
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  
成擒之寇既失沒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  
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四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  
及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令文鴛與末杯季  
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  
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  
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進屯固安以  
侯眾軍勒懼遣問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  
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

疾陸春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日有功匹碑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碑亦止魯疾陸春病死匹碑復薊奔喪至于石北平末林宣言匹碑將募出軍擊敗之末林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碑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碑結盟俱討石勒匹碑復為末林所敗士眾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碑不能自固北依石勒續末林又攻敗之匹碑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願公威德續得效節

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方追末林斬獲略盡又令末為北討末林弟於薊城及遂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碑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眾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鴛罵曰汝為寇雲父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

嘉靖戊午年

平定傳三十三

監生胡邦科刊

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架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  
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捉文為文為戰自辰至申  
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碑欲單騎歸朝續弟樂  
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  
匹碑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  
謂英曰匹碑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  
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  
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碑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  
曰我受國恩志在威文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  
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碑結為  
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碑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  
朝服持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碑為主事露被害文  
為亦遇鳩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于死其後從  
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  
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  
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  
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遼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  
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  
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

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  
敗徙于繹幕儁即尊繹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俊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閔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  
王顥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  
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碛石時京邑  
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  
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  
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  
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咸  
悅襁負至者其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  
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  
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  
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  
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  
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  
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  
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

國子監刊  
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液赴難先領兵  
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眾依之時杜預子尹  
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  
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  
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  
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  
統城西魏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  
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  
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情相  
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眾南徙眾不從該遂  
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  
刺史馬瞻率該餘眾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虜部  
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眾殺瞻而納該該遷於  
新野率眾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太守王  
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  
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  
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眾救臺軍  
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  
于武陵從子雄統其眾

郭默

嘉靖戊午年

晉書三十三

十三

監生孫休刊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  
來嘉之亂默率遺衆自謂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  
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  
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  
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  
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  
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馬  
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走求  
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  
石勒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

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  
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  
川太守默與石念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  
其叅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  
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  
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  
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  
監淮北軍事假節退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為右  
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  
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

與

國子監刊  
却鑿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  
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  
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  
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  
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  
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  
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  
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  
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  
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

對

胤參佐張滿等輕默保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  
日餉默酒一器肫一頭默封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  
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燁女為妻燁家求  
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  
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  
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  
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  
率其徒候曰門開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  
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  
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

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即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眾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

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眾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距能以少擊眾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慮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技迹危亡參陪朝伍念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  
謂也  
讚曰邵李諸將是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  
任重功虧身喪止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  
罪矣

己酉七月三朔一

卷七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執惠帝祭獻王  
東齊美人生城陽懷王景趙隱王瑋長沙厲王義徐  
才人生城陽殤王憲置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  
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  
憲壯王元吳孝王晏嚴係林生新都懷王諒陳美人  
生清河康王暹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  
王顯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恆餘八

三十一

晉書三十四

卷七

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  
事又類自有傳

賈復傳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  
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璿子義嗣

秦獻王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  
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

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  
東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

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  
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

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  
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

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

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  
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緝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

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  
依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

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昱子鄴  
嗣懷帝崩鄴入宮奉帝位國絕

正德

始

司馬遷本紀卷之八十四 晉列傳第二十四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光後秦  
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  
以沖繼光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濟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  
魚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

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  
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

諸者將立允為大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

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

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

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

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

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

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

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

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

正德十年

晉書卷之八十四

三

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圍。倫子虞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己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

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固，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構惡，并害二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抗憤，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趙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固敗趙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為劉聰所害。」

代表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

演常止于宮中竟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顯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暹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北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

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暹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

趙王璿之舉兵也使暹收衛護而璿故吏榮海遂盡殺璿子孫暹不能禁為世所尤求康元年薨時年二

十八四子重當金端重嗣立及沖太孫燕齊王固表曰東宮曠然家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

副以西漢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

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重神姿岐嶷慧

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重外祖快世載名德重宜

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願願之望重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

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司大頭請具禮儀擇日迎拜  
遂立車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頊脇遷大駕表成都  
王穎為皇太子廢車復為清河王初車為清河世子  
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  
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車為三氣是  
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車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  
北軍中候任城呂廕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車為太  
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  
禮俞初封新蔡王車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  
漢子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

章禮秩如皇太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  
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深端泉奔荀晞於蒙  
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勒所沒

汝陰王昱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三縣并吳  
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  
王倫允敗收昱行廷尉欲殺之傳於朝廷正色而  
爭於是群官並諫倫乃赦為賓徒昱後徙封代王  
倫誅詔復昱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

王又成都三穎之相攻也夫以是為前鋒都督教交  
戰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晏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  
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  
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  
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妻同沒餘四  
子祥鄒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即愍帝弟初封漢王  
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為散騎常侍皆  
沒于賊

渤海王恢字思慶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

元國王

元帝六男官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東石婕妤  
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  
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衷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  
妃養之衷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  
拜後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衷有成  
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  
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  
位遂定更封東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  
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

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東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穎川庾懌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博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

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

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悼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為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温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十五

監生孫休恒刊



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  
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  
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  
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  
王度脩已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  
靈加于人表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  
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瑤散騎常  
侍瑤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二百人  
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是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

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疆等謀逆遂  
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  
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是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  
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嬪氏及故世  
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  
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廟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  
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瑤遵以遵嗣追  
贈綜給事中瑤散騎郎金二年之復晞武陸國綜瑤  
各復先官瑤還繼梁國

十  
追

朝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三十四

九

監生孫休刊

陵

梁王璘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蘇嗣太原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之豪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

邊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踰追復封

陵

武陸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為彭澤侯追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祭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摠攝焉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萬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  
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  
臨淄侯以邢顛為家丞劉楨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  
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  
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  
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  
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為之徹  
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  
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  
凶明百餘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眾琅邪國

石常侍命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

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  
務約殺朝聘嘉會之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  
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  
厚葬君子謂之不臣竊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  
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  
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  
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  
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  
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綦之屬禮典舊

嘉靖戊午年

刑部

上

監生孫休恒刊

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儉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祝財大於甒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

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窆即之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其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齷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惡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

嘉靖戊午年

卷一百一十

三

監生孫休刊

困之財備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  
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  
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  
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曼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  
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為  
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  
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  
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  
更以恭帝為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二道生白王子會生  
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太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太子天  
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  
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為會稽王之道生為世  
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  
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  
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  
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為後珣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為詔議參軍時帝遣方謝均之為宗室之美與梁王琰之俱被害

臨川獻主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

郁教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流涕簡文帝

深善異之年十七而薨父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

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

為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秘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宋興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降為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以清廢

為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

五十一戶尋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

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

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

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柩輔華戎未

一自非明賢御德莫能緩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

體道自然神識穎達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

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

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

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

一作懋

中

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士酣歌  
為務媼媼是僧左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案據皆  
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士所樹立既為揚州總  
錄執領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往早後  
持為道士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  
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逢  
首昏日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士正遇其醉寤客滿  
坐道士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  
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於  
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士領曰儂知

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  
於道士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崇上  
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  
者本威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  
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  
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  
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為教絕  
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  
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溢無罪  
必天合其違三矣盜者不必躬竊人財亦心母失

正德十年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在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  
 化下無信為本昔年下言勅使盡規而無議無集無  
 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誠為法尚  
 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  
 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宣出臨  
 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曄亦深陳得  
 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審  
 之甥以諧事道子審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  
 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  
 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審於帝帝

不獲已流涕出審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身忿屢入  
 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使趙諮進道  
 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  
 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切用郵萬道子使宮人  
 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  
 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曠甚善  
 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  
 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  
 山是叔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  
 弥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



司法各刊  
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特寵乘酒時失禮敬帝  
登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望令吳興闈  
人更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  
微賤竊弄威權僭實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贓私  
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逐縣又尼姘屬類傾  
動亂時救賤人饑流殫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  
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  
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  
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  
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

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

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  
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  
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  
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  
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  
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  
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  
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竊仲堪仙民持有言詠東  
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朝匠荊州謂王忱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監生孫休恒刊

證

也法護即王珣審即王恭仙民即徐貌字安道戴逵  
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  
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  
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  
內外眾事動靜謐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  
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  
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  
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  
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  
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

武悉配之屬道子如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如專賢莫

須

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大妃故事  
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  
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  
代之變禮故閉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  
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頒妃葬畢可居職如故  
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為  
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  
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為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  
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三十四

監生孫休恒刊

援

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為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  
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平使人說楷  
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來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  
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授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  
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為反覆之人  
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  
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  
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  
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  
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

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  
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  
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  
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  
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尚之為  
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  
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疏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  
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  
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  
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穎川

太守温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祭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泰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内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前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之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

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相

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隳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

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巴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辭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曰禱蔣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

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母拜侍中太傅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蓋威

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劔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

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  
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  
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  
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  
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太  
枋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  
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  
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  
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  
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

又奏道子醜縱不孝

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  
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  
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  
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  
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  
情崩墮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  
典便可追崇太傅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  
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  
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迁改可

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地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  
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  
合葬于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  
為道子嗣尊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  
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脩之歸于  
別弟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  
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為嗣薨謚  
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

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唐德應韓磐石大

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

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珉及宮車晏駕墳  
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  
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幕隨鋒鏑而消亡朱  
帟絳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  
狼慄慄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  
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  
荒翹彙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  
則彞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中之年受棟  
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亮



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  
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  
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懷矣畏也宜哉典  
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越  
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逆子昏凶遂傾

國祚

己酉七月五日一尺

字子生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玘 劬 子 謚 奮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戎鎮軍司馬導  
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  
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龔  
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祕書郎  
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  
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  
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

嘉靖戊午年

列傳第三十五

監生孫休刊

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元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虐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此土之望。示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千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使。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

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主方  
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  
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願崇實循紀  
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永嘉末遷州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  
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寄  
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  
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  
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  
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

取素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  
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  
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  
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  
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  
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  
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  
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

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  
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  
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  
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  
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  
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  
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  
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需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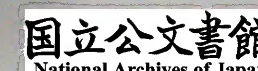
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教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  
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使咸先本之於  
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  
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及本復始  
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  
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  
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  
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

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弥遠其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隆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細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饗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

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入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

使三軍控劍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  
尋代加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  
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  
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  
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  
用事導漸見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  
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  
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日詣臺待  
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  
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

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謂曰  
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  
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  
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  
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  
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  
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  
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  
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  
也初帝愛琅邪王東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



立于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  
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  
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讀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  
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  
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  
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刻俄而賊退解大司馬

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  
數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  
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  
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  
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末匡術賈  
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  
故末等貳於峻導使叅軍袁耽潛諷誘末等謀奉帝  
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  
末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  
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

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壯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犄窳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為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葬於導曰無下拜導辭死

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

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



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  
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  
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廩陽導請出討之加大  
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  
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  
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  
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  
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神人以和業同  
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群官允整

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

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  
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  
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  
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  
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  
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  
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  
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  
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

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人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賸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綬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

給九游輜輳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

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無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貌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檣杓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遠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難圯

吊

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弘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梟天不弗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頽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頽方温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劬奮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卽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

講東宮用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

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異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荆侯也公見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斂穀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惠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忱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壁斂箱篋中物忱七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其前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忱無子以弟恬子

琨為嗣嚴導爵丹楊兵卒贈太常子琰嗣尚鄱陽公  
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志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  
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  
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  
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  
庭中曠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  
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碁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  
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後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  
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

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

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  
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  
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  
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  
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  
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  
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  
六二子珣珣

洵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搥旄杖節，主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洵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洵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秦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洵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洵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洵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部，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洵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洵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洵、端右。洵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洵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洵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洵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

而

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  
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耳得免語在國寶傳二  
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  
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  
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  
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  
多時事艱難忽尔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  
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類明公神鑒亦識會居

之故也卒以壽終始無所哀但情發去來真之未易  
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  
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  
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  
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  
曰法護非不佳僧亦難為兄僧弼珣小字也時有外  
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吐曇經珣時  
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細等數  
人自講法細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

嘉靖戊午年  
行傳三五  
七  
監生秦安

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  
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  
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二十八追  
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龍爵武晉侯早卒無子以  
弟劬子謚為嗣

謚字雅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  
祕書郎龍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  
及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  
軍身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

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大將軍以謚

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  
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竒貴之  
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  
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  
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  
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  
湛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謚曰王  
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  
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賤詣大將軍

武陵王導遣人追躡謚既還妻任如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瑾、球、瑋入宋皆至大官。

劬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勸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猥、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猥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鑿、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

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後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蒼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厥。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厥即墨經合衆。誅殺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文等入吳。興義與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厥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



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厥去職厥大怒迴衆  
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厥衆潰奔走遂  
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厥存亡  
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  
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  
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括后也託  
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  
千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十未宅其心西夷已

策

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  
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  
宗艱哉甚矣茂弘榮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  
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  
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準聲實賴元  
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  
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  
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擲風之際雖  
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彌漢六合為  
家真聖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傳至若夷

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  
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  
恬珣踵德副吊虔之贈刀謚乃隕聲勳劉毅之徵璽  
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森馳龍升雲映武周矯矯匡時緝政懿績  
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  
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已酉七夕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  
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象洛陽與武帝同居  
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  
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  
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  
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  
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

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  
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言  
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  
軍督護牙門將庾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  
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  
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眾悉降荆土平初弘  
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  
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  
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  
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

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兵  
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  
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駭  
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  
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并雖貪亂欲為荼毒由  
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奔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  
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  
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群寇張奕貪  
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  
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與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

晉書卷三十一  
張昌傳  
張昌傳

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眾  
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  
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  
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括  
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厘宜  
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  
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  
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  
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恒牙  
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

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

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  
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  
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  
補空缺然沔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倡義舉舉善以  
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  
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  
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  
昌質其妻子避之弥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  
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

貞

祐靖戊午年

晉書三六

一

監生秦安歲刊

勃為歸鄉令。真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  
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  
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  
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  
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  
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  
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  
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  
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  
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哥主者。遂浴第。袍

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弘  
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其其利。今公私并兼。  
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  
齊中酒聽事酒。狼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  
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特益州刺史羅尚  
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  
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  
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  
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  
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

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  
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  
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  
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  
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  
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  
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  
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  
接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  
毋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  
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  
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  
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  
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  
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  
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  
郡兵屯巴東為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  
將軍督二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

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  
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  
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  
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  
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  
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  
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  
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  
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  
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  
司馬郭勸欲推穎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璠繼  
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  
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  
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  
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  
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  
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是徵  
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  
後遣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  
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伯無以過

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  
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  
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  
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  
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  
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  
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  
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

若不以禮吾能衡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  
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  
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  
請行家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  
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  
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  
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鄆中伏波將軍  
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為掾屬以  
侃寒官名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  
為鄉人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



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琇曰：「奈何與小人共載？」琇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造琇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為吏部令史，舉琇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會劉弘為荊州刺史，所之官，辟琇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琇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琇為丹夏太守，加鷹揚將軍。琇備威儀，迎勞，會鄉里，崇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琇出兵衛之。隨郡刺史庾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

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衛之。隨郡刺史庾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

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考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臻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輜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官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

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尤子輿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闔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

破不知邴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  
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池口又移入沔  
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  
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  
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  
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沔陽破之又敗  
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沔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  
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  
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

戰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  
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  
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請王  
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  
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  
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  
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  
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  
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  
造湘城志凌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

捷然杜張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迴軍溯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飢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眾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衛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

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埋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而囑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張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張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張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

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燬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誄敦別皇甫方面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侃之佐史將士誄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

可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

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誄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

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卻侃曰  
 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  
 諭之卻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  
 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  
 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  
 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  
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  
傳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  
 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

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  
 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  
 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衽危坐園外  
 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  
 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  
 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  
 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  
 將則加鞭朴曰擗菹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

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  
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  
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  
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  
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  
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屑布地  
及拒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  
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  
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

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嶠  
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  
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使戎服登舟星言無邁瞻喪至  
不臨五月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  
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  
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  
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  
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  
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請夜脩曉訖

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  
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  
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  
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  
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  
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  
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  
致討亮用溫嶠謀詔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  
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  
節似不如是導有漸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

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  
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  
鎮巴陵遣諮議叅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  
郭默矯詔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  
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  
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叅佐多諫曰  
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  
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  
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  
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

嘉靖戊午年  
監生王維遠刊



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舩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天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瓌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珣為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

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弥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窆窆葬事訖乃告老下落不圖所患遂爾緜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

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儔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用名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放羨表送所假節麾幢曲盖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祭載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德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

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  
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  
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  
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  
榮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歿朕用震悼于厥  
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靈章祠以太牢魂而  
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  
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  
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  
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

誦侃謝曰將軍為此非殷等所裁將軍至車至曰  
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駟為君子王章為  
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駟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  
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之於  
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  
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  
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  
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會有酒失亡親見  
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  
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

我所以設險而衛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  
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  
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  
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  
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  
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  
留之及疾薦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  
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衍期然後登舟朝野  
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  
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洞鑒似

如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  
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然  
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竒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  
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  
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  
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  
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  
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

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  
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  
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斌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  
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  
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  
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  
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非在  
難忍然王憲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

父母之恩無以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  
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  
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  
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  
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  
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

國子監刊  
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  
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  
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  
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  
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  
居喪位荒耽于酒味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  
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  
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  
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  
喪稱疑開討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桁牆仰而彈

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竅又多藏  
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  
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  
莫敢酬答由是奸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勲勞王室是  
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  
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  
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孫字彥遐有勇畧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

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

蕭

臻第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奔本

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

三百餘家欲就杜弼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

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

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

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

尅賊又率眾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

尅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

之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

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

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

之儀威騰閩外總頒條之務禮緝區中委稱其才甘

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離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

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

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

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

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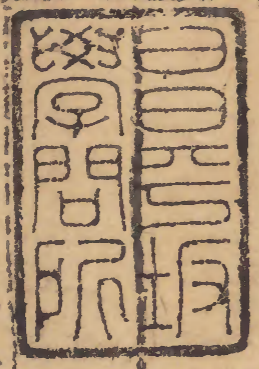
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  
 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  
 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揔上流布澤  
 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  
 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  
 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  
 潜有包藏之志願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  
 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  
 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  
 匡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己酉七月十日一元

林字

秘書監林慈一見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善書

三



